

活出真我的明代奇才祝允明

在辽博珍藏的传世书画中,有一幅明代祝允明的《草书杜甫诗轴》,写得龙飞凤舞,笔态恣肆飘扬,彰显着一代名士天马行空的潇洒才情。

在周星驰版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,香港影星陈百祥恶搞祝允明,将这位明代奇人演绎成一个好赌好色、滑稽可笑,如同白痴的低能儿。此剧中,身为“江南四大才子”之一的祝允明,居然爱上丑陋变态的石榴姐,其代表画作竟是令人喷饭的《小鸡啄米图》……那么,历史中真实的祝允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?他与影视剧中的银幕形象到底有多少异同与交集呢?

屡试不第 科场失意受重挫

祝允明,字希哲,长洲(今江苏省吴县)人,因长像奇特丑陋,右手有枝生手指,故自嘲,号“枝山”,因此,世人习惯称他为祝枝山。

祝允明出生于官宦门庭、书法世家,其外祖父徐有贞是明朝中期的内阁首辅、书法家;其祖父祝顥(hào)曾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,精于书画诗文,其两位长辈皆为进士;祝允明的岳父李应祯历任兵部郎中、南京太仆少卿等职,人称李少卿,是明代著名书法家,门下出了两位高徒:一是祝允明,二是文徵明。

祝允明聪颖过人,5岁即开始临帖学习书法,不久,便“能做径尺大字”,9岁时即可做诗文了,祝允明19岁时,其诗文书法已名闻乡里。特别是在岳父李应祯的指导下,祝允明的书法造诣更是突飞猛进。

如此显贵出身兼之禀赋超人,祝允明本该一帆风顺,状元及第,谁想到,他的科举仕途却颇为坎坷,他曾自述道:“五应乡荐,裁添一名,七试礼部,竟不见录。”从1480年开始,20岁的祝允明参加乡试,除弘治二年(1489年)因病没能参加考试外,一直到1492年第五次参加乡试才中举,这一年祝允明已经32岁了。

此后,从弘治九年(1496年)起,祝允明开始赴京参加会试,却连考七年不中。正德六年(1511年),祝允明第六次赴京参加会试再度落榜,但其长子祝续却考中进士,被选为庶吉士,祝允明闻之悲喜交加,作《儿子召试馆职》等诗,写下“功名而已夸雏凤”诗句,在为儿子考中进士而欢喜的同时,感叹自己“老夫迂迟失马中”,内心惭愧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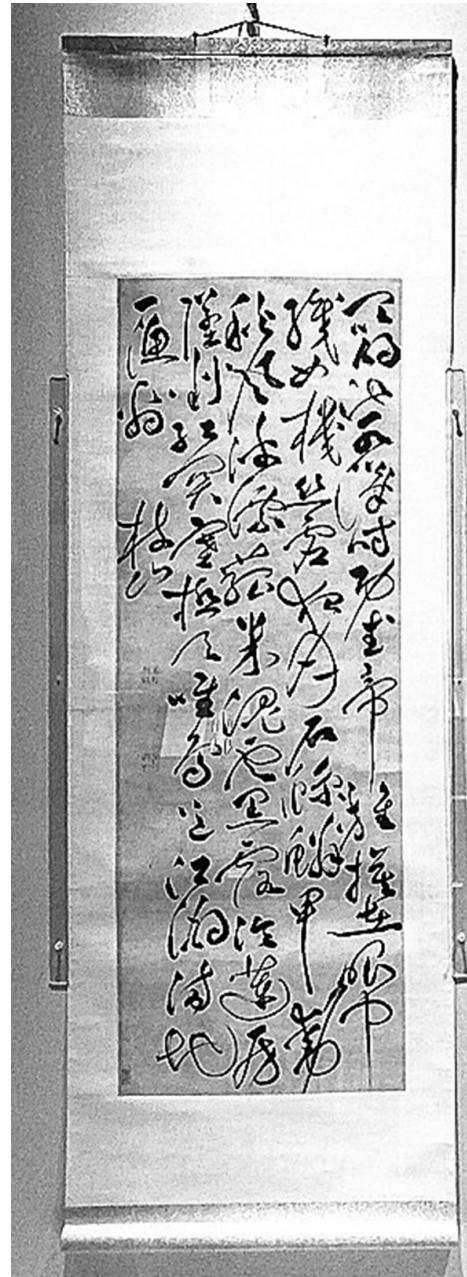
正德九年(1514年)春,祝允明第七次会试不中,终于断绝了科举念头,此时祝允明已经54岁了。从20岁到54岁,34年间祝允明奔波在科举之路上,浪费了光阴,消磨了意志,也于潜移默化间改变了性情:为人由中规中矩,开始变得放荡不羁。

仕途曲折 能力不凡却悟“官道”

因参加会试七次落榜,祝允明心灰意冷,绝了科举念头,以举人选官,于公元1515年赴任广东兴宁县知县。

当时兴宁县地面不稳,明火执仗的强盗层出不穷,百姓的人身安全难获保障。明朝书法家、祝允明的老乡王宠在《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》中记载:“公(指祝允明)设方略捕之,一旦,获三十余辈,桴(fú,鼓槌)鼓不警。”意思是说,祝允明上任后强化治安,仅在一个早晨,就设计抓捕了三十多名歹徒,依法惩办,迅速扭转了政令不通、人心不稳的不利局面。

祝允明为官勤勉,事必躬亲。史载,他经常下基层讲学,主抓教育,促人心向化,“暇则亲莅学官,进诸生课试讲解,岭之南,彬彬向风矣。”仅以为官操守与执政能力而论,祝允明可



明代祝允明的《草书杜甫诗轴》。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



香港影星陈百祥在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饰演的祝枝山。(资料片)

貌似检讨自己的过失,实则却在暗讽明朝官场的黑暗与腐朽。这还没完,临了,他又加了一句更狠的,讥嘲那些深谙官道,造孽行恶之人,不仅毫无羞耻之感,反而处世泰然,安之若素,心性如此歹恶、脸皮如此之厚,这等境界我怎可企及?此语一出,等于把周围同僚骂了个遍,祝允明不合群的极端个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不肯屈就放弃自我,不通为官的圆融,不懂左右逢源之术,祝允明的仕途必然坎坷丛生,处处羁绊。嘉靖元年(1522年),祝允明转任京兆应天府(今南京)通判,在南京任上不到一年时间,因与官场环境严重抵触,心力交瘁,62岁的祝允明借病辞官回乡,他为期八年的官场之旅,就这样,以惨淡失败告终。

才高八斗自成一派
承上启下狂草宗师

祝允明官场失意,但其艺术修为却是自成一派,成就显著。历史上的祝允明,才华丝毫不逊唐寅(唐伯虎)。祝允明与唐寅、文徵明、徐祯卿并称“吴中四才子”,又与文徵明、王宠同为明中期书画家之代表。他才高八斗,文思敏捷,“唐画祝字”远近驰名。

祝允明擅诗文,尤工书法,名动海内外,他的楷书谨严,极富晋唐古雅之风,师法赵孟頫、褚遂良,并从欧、虞而直追“二王”。祝允明在书法史上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上承唐人狂草之路,重新倡导北宋尚意书风,开此风气之先河。其草书师法李邕(yōng)、黄庭坚、米芾,功力深厚,尤其是他的狂草,提按使转交互使用,行与行距离紧凑,笔法汪洋肆意。他将黄庭坚的草书与唐代“颠张醉素”的草书有机整合,形成一种傲立明代书坛的新式草书图样,使之成为明代草书浪漫主义风格的典范。因祝允

明的努力与开拓,唐宋后狂草一脉的没落局面有所改观,狂草重新出现在书法史的畛域里,为之后的徐渭、黄道周、倪元璫、张瑞图、王铎的草书崛起起了引领作用,埋下了此流派来日高潮迭起的火种。

北京大学教授、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先生评价道:“祝枝山的狂草,骨力弱于旭、素,但在宋人影响下,又自成一格。”其代表作有《太湖诗卷》《箜篌引》《赤壁赋》等,皆为传世墨宝。

在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,陈百祥饰演的祝枝山赌战场上输了30万两银子,求唐伯虎作30幅画救急,否则三炷香后,债主将把他大卸八块,唐伯虎骂道:“三炷香?哼,别说兄弟不照顾你,在你灵堂上我一定替你写副挽联,一写‘死有余辜’,一写‘死不足惜’!你自己选好了!”实际上,祝允明一生为人写墓志铭无数,为其忘年交唐寅写得尤为用心,其《唐子畏墓志铭》,是诸家研究和学习唐寅生平的范本:“子畏死,余为歌诗,住哭之勃。将葬,其弟子重请为铭。子畏,余肺腑友,微子重,且铭之。”又有《哭子畏二首》《再挽子畏》,“周山既不容神凤,鲁野何须哭死麟”,万般怜惜缅怀,既是悼念,亦有同命相怜之感。此卷写成的两月前,祝允明恩师、吴门代表人物王鏊(ao)谢世,连失良师益友,祝允明心中苍凉无限,人世沧桑、满腔悲叹,只能寄寓毫端了。

明嘉靖四年(1525年),祝允明65岁了,文徵明次子文嘉知其经济艰难,在书房设置了上等纸墨,诚邀一聚。祝允明兴起,挥毫写下行草《古诗十九首》,精彩绝伦,文嘉大喜,付以酬金。此后文徵明见到此卷,赞赏不已并于卷后题跋,收入他的《停云馆帖》。此时,祝允明的书法技艺已处巅峰境界,他隐居吴中,却书名远播。

明嘉靖五年(1526年),祝允明66岁,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,他用章草书写下了书法论著《书述》,乃其一生醉情纸墨的最好收笔。他遭际传奇,从心所欲,不负“风骨烂漫,天真纵逸”之美誉。

唯旷达者能本色
是真名士自风流

祝允明凡事想得开,为人旷达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“允明生而枝指,故自号枝山,又号枝指生”。所谓“枝指”,就是在大拇指旁边多出来一个手指头,学名“多指畸形”,民间俗称“六指儿”。换做旁人,对自己的身体缺点必是极力回避,遮遮掩掩,但祝允明却反其道而行之,不但不忌讳,还敢于拿出来“自黑”。别人眼中的残缺

与异怪,在他看来却是乐趣与另美,以现代人眼光审之,祝枝山无疑是位颇具文娛精神的乐天派。

历史中的祝允明为人风趣洒脱,不拘小节,尤其在退出官场后,更是无心“上进”,游山玩水,且“好酒色六博”,较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那个好赌好色的祝枝山,还真是不遑多让。为了进一步说明祝允明好色的程度,《明史》中又补充了一句:“求文及书者踵至,多贿妓掩得之。”就是说仰慕祝允明的文章和书法作品的人络绎不绝,不少人都是托与祝允明相好的妓女的关系才最终搞到的。所谓风流才子,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说服力的呢?

祝允明的名气在当时大得很,向他索字求文者不绝于途,嘉宾盈门,想赚钱是轻而易举的事,但他这人地位不高,却架子挺高,脾气不小,想不想写,不看对方面子,全凭自己心情。据明代文震孟的《姑苏名贤小记》所记:“(祝允明)书法魏晋六朝,至欧、颜、苏、米,无所不精诣,而晚节尤横放自喜。一时名声大噪,索其文及书者接踵。或辇金帛至门,辄辞弗应。”

祝允明不问生产,以卖字为生,请客吃饭、为朋友花钱十分慷慨,绝对舍得。明代钱谦益这样评价祝允明:为家未尝问有无,得俸钱及四方馈遗,辄召所善客噱(ju è,大笑)饮歌呼,费尽乃已。或分与持云,不留一钱。就是说,祝允明但有余资,便呼友买醉,钱花光、歌唱够、酒喝透,尽兴乃返。

因挥霍无度,又不屑理财,祝允明没少向周围街坊邻居、相关熟人借钱,管当铺赎账,以致“每出,追呼索者相随于道路,更用为伴(bi àn,欢喜、快乐)笑资。其歿也,几无以敛云。”被人追债,别人愁眉苦脸,祝允明却不忧反喜。待其死后,因其所赚钱财基本吃喝一光,连买副棺材的钱都没有。

祝允明与唐伯虎交好,因都是性情中人又趣味相投,俩人纵情放浪,经常闹得昏天黑地,玩得离谱。曾有记载,二人在雨中扮成乞丐唱戏,得了赏钱便购酒买醉。又如,某年夏月,唐伯虎去造访祝允明,祝允明当时大醉,赤裸身体纵情疾书,对于唐伯虎的造访一点也不理会,唐伯虎戏谑其“无衣无褐(hè,粗布衣),何以卒岁”,祝允明立即回答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”。有人打趣说,明代的祝允明,或许是魏晋南北朝时那位同样脱俗不羁的刘伶转世。这么一比,历史中真实的祝允明,实际上要比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半虚构的“唐伯虎”玩得嗨!

书法难仿

祝允明活出真自我

祝允明的书法不只是其功力的积淀,更是其人生之缩影,性情之挥扬,他用笔的力度、顿挫、正侧锋,变化万端,令临摹者无所适从,故难以模仿,故而各种书展中以祝允明风格为主的作品很少,只是多数人参考以祝法而已。为人、写字都做到了极点,势必曲高和寡,应者寥寥。

无论世人如何评价祝允明,但这位明代奇才确实活出了真实的自己,他的一生看似很坎坷,很不幸,很另类,却比无数戴着假面具,生活在别人目光中的人,更能坦然面对天地万物,更能关照自我心灵,或许,这才是真潇洒,真超脱!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松